

# 一幅山水相依的风情画

絮怀语

王建中



依山傍河。远远望去,崔成寨层次分明,烟村陌道,屋舍俨然,俨然遁世。崔成寨坐落于豹子塔的南端,最早的屋舍都建在一条曲折曲折的石板路的两侧,蜿蜒向河底沉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巷陌。新建的房屋大多分布在塔的左右和下方,逐渐向开阔地延伸。田土稀少,老辈人以石垒土造田,层层叠叠,形成一道道由高到低的田地。房舍都向山岩要地。崔成寨就这样形成了梯田式的布局结构。

逝去的时光藏在那些石屋舍中。

在一个人的成长中,老师的教育之恩和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样是不可忘却的。于我而言,胡新就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恩师。

初识恩师,是我考入新惠中学的第一堂语文课。上课的钟声过后,一位个子不高却儒雅不群的中年男子走进教室,同桌告诉我,他就是胡新老师。对胡新老师我早有耳闻,“二胡刁了”作为当时数汉教育界的“四大才子”,他是排在第一的。

胡新老师毕业于承德师范学校,虽然学的是中文专业,但却对数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刚到新惠中学时,他教的是数学,并任新惠中学第一任数学组组长。他还精通俄语、英语,读师范的时候他自学了俄语,曾担任过俄语教师。后来他又自学了英语。在我们的语文课上,他有时会流利流利的英语与我们对话。记忆中音乐也是他的专长,黑管、萨克斯等乐器他都能演奏。胡新老师的记忆力超强,无论是新华字典还是现代汉语词典,只要你随意说出一个字或者一个词,他最多翻两下,就能从字典和词典里找到这个字(词)。

胡新老师在语文教学上不拘一格、大胆创新,为了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口才,他组织了课前五分钟“即兴演讲”活动。每次讲课之前,都找学生轮流上台演讲,然后由他进行点评。一段时间后,全班同学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胡新老师一贯主张语文学习“功夫在诗外”,所以每周日他都给我们上“阅读与欣赏”课。为此他精心搜集古今名家诗词和经典文章,把文章和解析用钢板刻印出来。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他还逐一逐

年流华韵

这里遍地石材,就地取材,悄无声息地建成积安储福之地,静静地融入了岁月里。一间老宅,一截巷陌,一株古木,一片瓦砾,都深藏着崔成寨一个又一个故事。

黄河出土默特平原后,一下子就急促起来。黄土高原横刀立马,咄咄逼来,鄂尔多斯高原也乘风破浪,斜里挤压下来。瞬间,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便岸断千尺。地理上的峥嵘,造就了一段山水传奇,黄河南流,也蔚成奇观。

攀上黄河中游南流西岸准格尔百草塔一处陡峭悬崖,北望南眺,犬牙交错的大峡谷,岸断千尺,空落雁声,一座石城赫然醒目,覆斗形的石台耸立于巅。这就是著名的寨子圪旦遗址,依山水自然地形而建,南北长,东西短,三面环水,地势显要。

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是山与水、石与土的较量。千沟万壑,河水跌宕,这是历史与山水完美契合的一个段落。越过山脊,看到一种触手可及的白,白的晶莹剔透,长风瞬间便将这白带走了。后来发现,这白深藏在高高的石岩中,亦青亦蓝,如同游弋在峡谷间的白云。一条河,让高原成为蓝天的一部分。

在白云间激荡、盘旋、上升,直至成为流动的绿色,或许,这就是黄河流过高原的样子。白云左绕,大河右洄。恒古未变的山川风物,也还在我们的故土上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河口为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河上鸟集鱼翔,渔舟唱晚。岸上多绿树,一碧葱茏,杂草生烟。至喇嘛湾,一河平两岸,远看,大河飘逸,如银练般渺渺泻落,烟笼十里,波上生云。

小滩子、聚合滩、龙抱湾,宛如仙人小憩之地,烟岚柔波,绿草青山,回首之时,河势陡阔。九曲回迁之处,库布其沙漠轻纱笼袖,绿幔回肩,怀秀臂玉。天上之水流如琴弦,朗如箏曲,一曲回环,诉尽黄河风帆。

河过柳青河,水势极浩。鸡犬相闻间,一叶扁舟,不觉已过青山,或虎、或狮、或猿、或鹰,犹如百兽临河。许多筑于高岸上的人家,临河而居。土木结构,块石垒墙,橡木搭顶。山势嵯峨,乡间便道忽隐忽现,婚嫁嫁娶时有所见,民情姿态各异,其质鲜活,其态朴拙,其形热烈。

转过一段崖壁,河水一头扎进又一段峡谷。照例岸断千尺,峰立万仞,曲水弯流,河道时曲时直,时间时狭,簇浪拥波,水流亦时缓时淌。山河开合,目不暇接。怪石、巨石突兀,烽燧、古堡罗列,峰峦叠翠,山石奇崛。

鹰嘴子段风光犹好,巨石临河,似落未落,一派石破天惊之态。数处石峰兀起于岸,造型颇多,石猴、玉树、天狗等栩栩如生。一柱直竿,不知何处飞来,顶上杂树丛生,意绪颇多。群猴拜月、石虎断乳、鹰栖寒枝、狮子滚球等,殆不可数。黄河石质洞休坚,其色犹绝,纹理肌脉多灵气,图案奇绝,声名远播。

万家寨峡谷窄崖,四面断涧,兀立于黄河深谷,刀削斧劈之势让人叹喟。

河谓之龙口、龙脊、龙垂,喻为黄河三峡。峡内河水时平时缓,静如绸缎,啸如激雷,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孤岸相峙,独峰崖升,河水穿梭鸣叫,如野马横冲直撞,激起数丈高水柱,直撞石壁。左冲右突,雷霆之声排空,水花破碎,阳光一照,晶莹剔透,烁烁夺目,形成无数道彩虹,如梦似幻。

苍烟落照间,长天阔野,大河汤汤,有了一种阅尽千古、百感交集的沉稳,凝滞拥塞着向下游涌去。宽阔的河面上,舟楫罗帆,棹桨相接。锦霞拖翠,娘峡滩、太子滩在河心形成两个孤岛,落日形圆,万里锦绣,岛上层林尽染,鸡鸣狗吠,炊烟袅袅。极目大河,两岸碧树凝烟,堤岸迤邐,山川叠秀,草木弥茂,河远泽天。对岸的长城烽堞罗列,长墙竖屏,一派威严。

东西,但胡新老师却一直牵挂着我们。2005年,我们几个同学决定在北京组织一次同学聚会。得知消息后胡老师非常高兴,连续写信鼓励我们一定要把活动组织好。同年9月30日,同学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来到了胡老师的身边。当天的晚宴上,胡老师显得格外兴奋,逐一询问同学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同学们一起追忆在新惠中学的美好时光,并且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但同学们发现,谈笑间老师的眼中似有泪花闪现。聚会结束后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很感谢你使我圆了见同学们的梦。我不希望那是‘最后的晚餐’,但恐怕是真的。所以那天我几乎要失声一哭,只是怕扫了大家的兴,才强忍住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语一语成谶。2006年2月11日,从北京传来噩耗,胡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接到消息的那一刻,明知这种事绝无戏言,但我还是再三追问。因为我那不信,那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那位谆谆善诱和蔼可亲,那位视教育如生命把学生当女儿,那位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的一代名师杏坛翘楚,就这么离开我们了吗?

由于当时家中有事,胡老师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事后有朋友给了我一张光盘,是胡老师追悼会的现场记录,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都会悲从心生、潸然泪下。

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人之乐也。”我要说,得一代名师而从之,人之幸也!回想今生,我最大的幸事就是遇到了胡新老师。从他的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到了端正做人勤勉做事的道理,他的学识让我敬仰一世,他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高中毕业后,同学们各奔

# 目送

□安宁

女儿阿尔娜娜即将和爷爷奶奶飞去呼伦贝尔草原,开启美好的暑期生活。

阿尔娜娜早就迫不及待了。听说阿尔娜娜叔叔家的女儿查斯娜,也一直缠着妈妈,问阿尔娜娜妹妹怎么还不来呢?两个年龄相差十个月的女孩,一个慢性子,一个急性子。查斯娜从小就知道让着阿尔娜娜,人也大大咧咧。记得阿尔娜娜八个月的时候,查斯娜大喊大叫打扰她睡觉,我训她两句,她笑嘻嘻就跑开了。就连她的妈妈生气的时候打她骂她,她也是一副好脾气,不急不躁,不恼不怒。倒是阿尔娜娜,天生急性子,不知跟她生下来第一眼见到的是暴脾气的奶奶是否有关。而且她的占有欲很强,什么都要大最好的。我因此特意叮嘱婆婆,去了千万别带她去商店。不过草原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少,仅有的几个商店,也没什么好逛的,所以也就不愁阿尔娜娜无休止的购物欲望。草原上的马啊牛啊羊啊骆驼啊,到处都是,倒是足够让生性好奇、喜欢自然的阿尔娜娜玩过瘾。想起去年,她一个带着年迈的牧羊犬“郎塔”,在家附近开心地四处游走,害得全家以为她被人偷走了,急得差点哭起来。

阿尔娜娜于是问我:妈妈,你去了姥姥家,会想我吗?

当然会啊!

那我也想你的时候,怎么办啊?

过完暑假,你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还要上学呢。

她立刻蹙眉:我不想去上学。

好吧,那你就在查斯娜家好好玩吧,说不定,我也会很快飞过去看你的哦。

一整天,阿尔娜娜都跟我腻歪在一起,又不停地对我甜言蜜语:妈妈,我爱你。

一晃,距离我第一次抵达内蒙古,已经十年。想起一次去买牛肉干,老板娘问我:

你来内蒙古适应了没?我朝身后的阿尔娜娜看了一眼,笑道:适应了啊,不适应,还能生出这么大一个娃来?说完,我跟老板娘都哈哈大笑起来。

□王太生

有过一次年少时的经历,在芦苇荡深处,听几个人隔着芦苇说话。

大意是两条船在芦苇深处相遇,船上的人,担心船被碰上,就隔着密密芦苇,和对方隔空喊话。

此时芦苇空翠湿人衣,芦苇丛里有水汽,氤氲着,彼此遮闭。好不容易来条船,还有人说话的声音。

船在对面,隐约依稀,一个被芦苇隔着、暂时看不见的地方,但需要与对方沟通,因为它关系船只的航行安全,虽然船不大,还是撑篙纤拉。

就这样,素面朝天的两个人,直脖子直嗓子地在水天之间喊话,两个人的话,自己听见,船听见,芦苇、蒲棒、水鸟、蜻蜓也听见。

两人隔着水面与芦苇,听得到声音,看不到表情。声音要响,音量要大,说话的内容简明扼要,绝不拖泥带水。

这水天之间,充满荒野气息的信息交流,借助风力、风向、水流,在双向传输,完全不需要现代通讯设备和手段的帮助。

隔着芦苇说话,你无法想象,那两个人的长相、身高、胖瘦如何?但从他们说话的节奏、音量、腔调和语速中,大致判断是两个怎样性格的人。

他们的对话很重要吗?是的,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些重要。不高声说话提醒,两条船或许会在前面拐弯处迎面撞上。由于彼此看不清对方,大致从说话的声音中判断一个位置,估计船行的速度。

隔着芦苇说话,不同于隔靴搔痒。隔着芦苇,话是捎带到了,起到了交流沟通的效果。隔靴搔痒,虽然挠痒痒也挠到了,但不够尽兴。

也不同于在戏台上,或两个人私下的促膝谈话。戏台上说话,他是说给一拨人听的,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人们是坐在

夕朝月花

隔着芦苇说话

茶私舍语

戏台下听,是直接感受,进入剧情,爱憎分明,情感激烈,并不把自己当个局外人;促膝谈话,表示出两个人的亲疏关系,交流情感,获得彼此了解。而隔着芦苇说话,没有修饰,没有矫情,也没有夸张,是想说就说,本色的朴素表达,看不见手势和表情,他们说过的话,随雾气消散,不留半点痕迹。

关于芦苇荡中的水路,汪曾祺《受戒》中有这样的描述:“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我见到的芦苇荡水路,和汪曾祺笔下所呈现的,大致相似。

其实,水道是逶迤着的,有船经过,在水道中间犁一道水痕。船过后,那些萍萍与水草又合围而上,河道找不到界限明显的路。

我当时是站在河埠头上,隔着芦苇,听两个人在河心说话。也很好奇,这么密匝匝的芦苇荡水道里,有船,大概是在芦苇荡的水中央。

一次,我听见同一条船上的两人说话,嚅嚅的,有一搭没一搭,还有吊桶落在河里的涉水声,过一会,声音没有了,只剩下芦苇沙沙的天籁。这说明那条船在走,隔着芦苇望不见,只能从它飘出的偶尔说话声音中判别船之远近。

隔着芦苇说话,是无意中听别人絮叨生活日常。说话的人,隔着芦苇,并不知道有人会听见他说话。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在江南的山中,雨后山谷飘着白云,山谷两边,半山腰上的村庄,有两个人,用手圈喇叭状,在隔空喊话,他们其实是隔着白云说话。

水边人,隔着芦苇说话,就像山中人,隔着白云说话。

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那些芦苇、白云只是衬托,衬托两个人说话时所置身的语境和诗性氛围。

# 在清晨的额头抚过

(组诗)

□苏和

蒿香抚过

杰仁河,一件柔軟的

绸衫

在清晨的额头抚过

岸边挤满嘈杂

没有人想像小河里  
沈郁之鱼

传说如黑夜退出视线

一群孩子举着风车  
在跑蒿香朦胧,黎明前深  
出的手说你好! 摘蒿的人  
早已走过桥头晒吧。也许可以浓  
缩好多事物

再浅的河流,也有深度

赶着勒勒车拉水的  
牧羊人不会好奇帆布兜倒  
进木桶里的星星一群羊从坡上滚下  
如一粒粒投向河流的  
糯米

唤醒遥远

勒勒车散落在斜坡上  
沉眠在夕阳抛影里曾经炽热的轴头  
失去了牧民走场迁徙的  
喧闹铁架散落,在旷野虚  
空中隐现牛脖子磨出的  
油星教包在凌晨三点膜  
拜,夜色如厚重的蒙古袍落下  
一朵花,散发着淡淡  
清香不见蒙古包,不见羊  
栅栏

可有铜铃,再唤醒遥远

敦特尔在黄昏里,风  
好凉一群牛,在水槽边  
咕嘟咕嘟饮着腾格  
日的星辰

黄昏

在一个夏日黄昏  
坐在蒙古包前草地上  
小草被夕阳拉出长长的阴影  
像缓缓抽满药液的针刺进肌肤  
想要救活眼前即将消失的残光  
夜色如葡萄酒一般  
斟满眼底

独唱者

蒙根仓总是喜欢  
站在坡顶看一条河  
还有岸边云一样的

羊群

唱那首古老的长调  
他不是唱给任何人听  
几句短短的歌词裹着牧羊人  
心里的独白有柔软  
也有隐忍

只有旷野中杵着套

马杆

斜坐在马鞍上的男人  
才可能在苍茫韵律里  
听出流水酒酒

奶子酒

以牛奶为原料,酿酒  
牛粪火温,烧出来酒

也温

沉静,起伏汹涌于旋流  
律动着奶牛血液里

的脾气

驯马汉子提壶灌满月  
时一把蒙古刀,就敢  
与草原狼对峙奶子酒,色淡黄,似眼底  
沉积的黄疸心醉的人匍卧在北  
方高地月亮泡在奶子酒缸  
里,昏昏欲睡

一场梦,下着暴风雨

诗塞境外

寂静的河畔。  
汤青 摄

北国风光